

人物传记

《爱德华滋小传》

第五章 加尔文门派的大师

一七三一年七月八日，爱德华滋年方二十八岁，就在美国波士顿（Boston）公开讲道。那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题目是《神因人的依靠得着荣耀》（God Glorified in Man's Dependence）。在这篇信息里，爱德华滋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把救赎的工作，以及人对神的依靠，都视为神的荣耀。爱德华滋讲完这篇道理之后，波士顿有两位牧师——普林斯（Thomas Prince）和古柏（William Cooper）认为该篇信息太宝贵，应该印刷成书，该书于是成为爱德华滋出版的第一本书。在十八世纪中叶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辩中，爱德华滋成为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代表。他全力驳斥亚美尼亚思潮（Arminianism），恰巧亚美尼亚主义的代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是和他同在一七〇三年出生的。

加尔文派的始创者加尔文（John Calvin）支持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在法国，脱离罗马天主教，逃到瑞士的日内瓦，在日内瓦建立一个模范的基督教社会。加尔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全智、全能、全爱的至高神，对受造者的预定和拣选。

在加尔文逝世之后，有一位荷兰籍的信徒亚美尼亚（Jacobus Arminius），认为加尔文的说法，限制了神救赎的范围，忽视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责任。

爱德华滋在《神因人的依靠得着荣耀》一文中，把加尔文的神学思想整理成完美的系统，使之没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在该书中，爱德华滋说：

“我们所有一切的福份都是在基督里，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有公义。只有在祂里面，我们才能称义，罪才得以被赦免，才能得神的怜悯。只有依靠基督，我们才能圣洁。”爱德华滋总结说：“我们依靠父神，因父神将基督赐给我们，且使基督成为我们所有的福份。我们依靠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因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切。我们依靠圣灵，因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圣灵；圣灵赐给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藉这信心，我们才能接受主作我们的生命，并向祂降服。”

一七三四年十二月，神的灵开始在诺坦普顿作奇妙的工作。忽然间，一个接着一个，五个人、六个人，接受主耶稣作他们的生命。到了一七三五年的年头，看到神的灵明显地在运行，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诺坦普顿信主得救；几乎在诺坦普顿的每一个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甚至已往对灵性毫不追求的，都在心灵的深处感到有圣灵在做工。整个城市感觉到至高可畏的神的同在，而出现一种严肃的虔敬的气氛。爱德华滋作见证谈：“整个诺坦普顿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爱，充满喜乐，而又同时充满忧伤痛悔的灵。”

当爱德华滋在教堂讲道的时候，教堂坐满了人，会众都全神贯注地听爱德华滋讲道。爱德华滋一释放信息，下面就有人泣不成声，有的人为罪忧伤，有的人为救恩喜乐，还有的人受主的爱感动，眼泪夺眶而出。到了一七三五年三月至四月间，神的灵大大做工，使许多人彻底地转变过来。差不多每天有四个人蒙恩得救，即每星期大约有三十人得救。这种情形连续了五、六星期。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三百多人接

受了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由一七三五年的冬天，至一七三六年的春天，即冬夏交接期间，从诺坦普顿四周的城镇和乡村，都有人因着听到在诺坦普顿的复兴情况，慕名来听爱德华滋讲道。有的人本来是好奇而来的，听了爱德华滋讲道之后，良心发现，灵性被复兴，并把复兴的火带回本家本乡去。在诺坦普顿的所在地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不少于十个城市有了属灵的复兴；而在邻近的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则有十七个市镇点起了复兴的火焰。

爱德华滋在他的《自述》（Personal Narrative）里，说到自己在诺坦普顿服事主时的一些个人感受：

“自从我到诺坦普顿后，我常因默想神和神的荣美以及主耶稣基督的良善，而感到甘甜和喜乐。我觉得神是荣耀可爱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神的圣洁。我认为神的圣洁，乃是祂性格中最可爱的。神有至高的权柄，神白白地赐人恩典，祂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人绝对地需要依靠圣灵的运行，这对我是佳美荣耀的，也是使我大有喜乐的。我最乐意到神的面前，敬拜祂为至高的神，祈求祂大施怜悯。”

一七三五年，一位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Boston）的牧师柯尔曼（Benjamin Colman）把诺坦普顿的复兴情况，写信告诉伦敦两位独立教会（Nonconformist）的领袖——古西博士（Doctor John Guyse）和瓦特斯博士（Isaac Watts）。英国的信徒传阅了柯尔曼牧师的信件后，纷纷请求爱德华滋本人对新英格兰大复兴，作更详尽的叙述。

一七三六年十一月六日，爱德华滋出版了《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实叙述》（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详细地叙述了新英格兰大复兴的实况。远在英国和苏格兰的许多弟兄姐妹，确实从爱德华滋所写的《叙述》，得着了勉励。

爱德华滋对新英格兰复兴运动的叙述，对英国和苏格兰的信徒影响深远，当时英国的教会荒凉、冷淡，信徒们原先认为类似的圣灵工作，只能在使徒时代发生；隔了一千七百多年，绝不会再历史重演，爱德华滋的见证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一七三七年秋天，爱德华滋的《叙述》在伦敦再度出版，版面翻新，加入古西、瓦特斯两位博士所写的序言，并用一个很长的句子作书名：《在新英格兰的诺坦普顿和新汉普夏邻近城乡神如何改变无数灵魂的奇妙作为的忠实叙述》（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thampton, and the Neighbouring Towns and Villages of New Hampshire, in New England）。下文将这本书简称为《奇妙改变的叙述》（Narrative of Surprising Conversions）。

一七三八年，《奇妙改变的叙述》在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Boston）再版，另有四位波士顿的牧师为该书作序。

新出版的《奇妙改变的叙述》，在正文《叙述》之前，加入了五篇爱德华滋的讲章。这五篇讲章分别是：

- 一、信就算为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罗4:5）；
- 二、努力进神的国（Pressing into the Kingdom of God）（路16:16）；
- 三、路得的决志（Ruth's Resolution）（得1:16）

四、罪人受到神公义的惩罚（The Justice of God in the Damnation of Sinners）；

五、耶稣基督的超越（The Excellency of Jesus Christ）（启5:5-6）

从爱德华兹的讲章，看出他实在是一位对神认识很深的人。他追溯一切的源头，来自至高的神。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那掌管一切的权能的神。

现代属灵伟人钟马田（Martin Lloyd-Jones）在《清教徒》（The Puritans）一书中，花了很长的篇幅，去称许他。钟马田这样说：

“爱德华兹讲道的时候，首先会引用经文；爱德华兹永远根据圣经讲道，从来不会仅仅是定出一个题目，就临场笼统地说。爱德华兹讲道的时候，他总是详细地加以分析，而又耐心地予以阐明。他思想的分析能力很强，他思路清晰地把信息分成段落讲解，然后再带出中心信息来。”

钟马田论到这五篇灵魂永远得赎的讲章时，这样评述：

“爱德华兹十分注重谈论末世所要发生的事，和一般神的儿女们所期待的至终的荣耀。爱德华兹是一位满有能力的布道家，如果你要对那些主要的题目多点认识的话，不妨多读爱德华兹的著述，你会发现爱德华兹对真理的阐释条理分明，不难领会，你会获益良多。”

一七三五年的复兴运动，来得很快，也消失得很快。许多在复兴运动中自称有属灵经历的人又重蹈覆辙，回到从前失败的光景中去。在这段灵性低沉的时期，许多原本热心爱主的人，变得冷淡灰心。爱德华兹本人也不例外。爱德华兹偶尔也有情绪化的表现，特别是当他在研究分析问题，有些死结想不通，他就甚受困扰；有时他会被教区中一些信徒的家庭琐事弄得心神不安。更严重的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许多牧师，包括爱德华兹的姨丈威廉斯牧师（Rev. William Williams）在内，开始对爱德华兹有妒忌和敌对的情绪，这更使爱德华兹感到孤独，使他灵性下沉。

爱德华兹的低落情绪也感染了他的妻子莎拉。本来莎拉的天性是安静的，柔和的，那时也变得烦躁不安，难以与人相处，并喜欢挑剔别人。已往莎拉的心境是乐观的、积极的；现在变成了忧郁的，和消极的。

感谢主，爱德华兹和莎拉的软弱只是暂时的；他们在仰望神之后，深信新的大复兴很快就要到来。